



文章正宗卷第五

里革諫夏濫淵國語下

宣公夏濫於泗淵韋氏曰濫漬也漬罟里革斷其罟

而棄之罟網也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降下也寒氣初

之月大寒之後也土蟄發謂水虞於是乎講罟罾取

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水虞

也罟魚網留筍也名魚大魚川禽鱉蟹之屬諸之也

是時陽氣起魚陟負冰故令國人取之所以助宣氣也

鳥獸孕水蟲成孕懷子此獸虞於是乎禁置羅罝

魚鼈以為夏槁獸真掌鳥獸之禁令置免罟羅鳥罟

取故於此時撻刺助生阜也阜長也鳥獸方孕故鳥



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置麗設弇置當為罟

也弇陷也鄂柞格所以誤獸也謂立夏鳥獸已成水蟲懷孕之時禁魚鼈之網設取獸之物也以實

廟庖畜功用也以獸實宗廟庖厨也而長魚且夫山

不槎蕨槎斫也澤不伐天成曰天魚禁鯤鮪鯤魚

鮪未成獸長麇麇麇子曰麇鳥翼鷩卵翼成也生哺

卵蟲舍蚺蜎蚺蜎子也蕃庶物也古之

訓也蕃息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文行網罟貪無藝

也別別於性而懷子也藝極也公聞之曰

言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我得法使有

司藏之使吾無忘論師存侍師樂師曰藏罟不如實

里革於側之不忘也實置也按漢成帝不葺掖檻

後奚為

伍舉論章華之臺

靈王為章華之臺章人曰靈王楚恭王與伍舉升焉

曰臺美夫伍舉啟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服寵

賢受寵服安民以為樂以能安民為樂聽德以為聰聽用有

致遠以為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彫鏤為美而以

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

色以為明而以察清濁為聰也先君莊王為匏居之

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

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
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駮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
許男頓子其大夫待之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
於諸侯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
焉百官煩焉舉國切田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
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啓疆請於魯侯懼
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賢贊焉富富於
開也那美也豎未冠者也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
言取美好而不尚德也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邇皆無害焉
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於目則美德則不也縮於財用則縮取

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中身
也禮曰其中退然夫死曰殤宮殤之君也執謂把其
錄籍制服其身知其居處若今世云能使殤也
允百箴諫吾盡聞之矣諫也問曰白公又諫
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者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
聳教也以入于河自河在處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
至通也至通也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今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今也
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思德之不類茲故
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傳說以
來升以為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濟
川用女作舟若大旱用女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

樂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是用傷若武丁
之神明也其聖之教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諫未
又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
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
誨箴諫曰必交脩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
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保國以齊桓晉文皆非嗣也
也還軫諸侯不敢滯逸還軫諸侯以得有國
也類近臣諫遠臣諫遠臣諫以自封也是以其入也四
封不備一同而至於有畿曰以屬諸侯也至于今
為今君桓文皆然君不度憂於今君而欲自逸也無

也是聚民利以自封而濟民也胡美之為封厚也胡

美為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

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

者距違騷離也離畔也通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

為官正而以伯子男為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今

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歛民利以成其弘欲使

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蒿也遠也其為惡也甚

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為臺榭也積土曰臺榭不獨

講軍實講習也軍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

居大卒以臨見之度臺度於臨觀之高是以臨下觀

蔽曰明其所不奪猶地其為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察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管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多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為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為之正楚其殆矣

自公子張諫靈王

靈王虐自公子張驟諫焯氏曰子張楚王息之謂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史氏曰子張對曰用之實

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臯也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愁寘之於耳猶愁也願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也賴恃也不然巴浦之犀犛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瑱也犛犛牛也規諫也瑱之牙角可以為瑱難盡也而又以規諫為之乎遂趨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靈王死之

藍尹亶對昭王

其人入楚昭王出奔濟於成曰見藍尹亶載其孥韋曰藍尹亶楚大夫也王曰載子對曰自先王莫隊其國也隊失也當

君之世而士之君之過也遂去王王歸又求見王王
欲執之子西曰請聽其辭夫其有故王使謂之曰成
曰之役而棄不穀今而敢來何也對曰昔尾唯長舊
怨以敗於柏舉故君及此尾子常名也今又效之無乃不
可乎臣避於成曰以傲君也庶悛而更乎今之敢見
觀君之德也曰庶懼而鑒前惡乎鑒鏡也君若不鑒而長
之君實有國而不愛臣何有於死何惜於死死在司敗矣
楚謂司寇為司敗唯君圖之子西曰使復其位以無忘前敗
言見甕則念前敗也王乃見之按藍尹鹿雖有辭然成曰之事要非事君之法微子西之救亦
右春秋諸臣論諫之辭凡三十三事告

議論三

卻缺請歸衛地左傳下同

晉卻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杜氏曰

取衛地在元年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

而不柔何以示懷柔安也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

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

書曰戒之用休有休則戒董之用威董督也有罪則

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

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

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德正德也禮以制財

用之節又以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

歌也其誰來之歸也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

為明年晉歸鄭衛田張本按此章收功全在睦者

歌吾子一語蓋人之常情強軋之未必從而順導之

臧孫論詰盜襄二十一年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杜氏曰庶其邾大夫季武子以公姑姊

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

曰子盍詰盜詰治也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

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

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言外盜而大禮焉何以

止吾盜吾謂國中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

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使食

漆閭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

其大邑其次阜牧與馬給其賤役從阜至其小者衣

裳劔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

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

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

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

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按季孫賞盜而已非

曰上之所為民亦為之何哉蓋季氏是時顯有魯國

凡土地貢賦名器威福君所有者季氏皆竊以為已

物非盜而何故臧武仲因
事而規之共言深有未云

祁奚請免叔向

襄二十一年范宣子逐樂盈云云

樂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那豫董

叔邠師申書羊舌虎叔黜

杜氏曰十子皆晉大夫樂盈之黨也羊舌虎叔向弟

囚伯華叔向籍偃

籍偃上軍司馬

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

為不知乎

譏其受囚而不能去

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

言雖囚何若於

死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

詩小雅言君子優游於衰世所以

是亦知也

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

不拜

樂王鮒晉大夫樂相子

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

祁大夫祁奚也食邑於祁因以為氏

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

行

其言皆得行求救吾子吾子不許

謂不應

祁大夫所不

能也

不能動君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

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

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詩大雅言德行直則天下順之

夫子

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

其有焉

言叔向篤親親必與叔虎同謀

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駟而

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詩周頌也言文武有惠訓之德

加於百姓故子孫保賴之

書曰聖有暮勳明徵定保

暮謀也勳功也言聖哲有

謀功者當明信定安之

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

鮮謀

過有暮勳也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

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

能者今壹不免其身壹以弟故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鯨殛

而禹與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

公右王言兄弟罪不相及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

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

之共載入不見叔向而歸言為國非叔向也叔向亦不告免

焉而朝不告謝之明不為已

聲子請復叔舉襄二十六年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

也杜氏曰聲子子朝之子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

為申公而亡獲罪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

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

復故班布也布荆坐地共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

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

木與之語問晉故焉故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

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

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楚亡臣多在晉子木曰夫獨

無族姻乎夫謂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

歸生聲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

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

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從之詩曰人之云云

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詩大雅殄盡也瘁病也故夏書曰與

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

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

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行賞而憚用刑恤民不倦賞

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

飲賜飲饜也酒食賜下無下不饜足所謂加膳也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

之不舉不舉則徹樂不舉盛饌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

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

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

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療治也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

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四年晉人寘諸戎車之殿

以為謀主殺後繞角之役晉將遁大析公曰楚師輕

寵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鈞同其聲楚師必遁

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

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成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侵

沈獲沈子八年復侵楚敗申息獲申麗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

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

也不是其曲直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鄙鄙晉邑以為謀主彭

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在成十一年晉將遁矣雍子

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

日正

乘簡擇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次舍也焚明日將戰行

歸者而逸楚囚欲使楚知之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

宋以魚石歸年在元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

也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子反與子靈

爭夏姬子靈巫臣而雍害其事子反亦雍害巫臣子靈奔

晉晉人與之邢邢晉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

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使其子狐庸為吳行

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駕棘皆楚邑楚

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七年若教之

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若教亂在宣

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厭靈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

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言楚之精卒

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藥范易行以誘之藥書時

范爽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中行二郤必克二穆

令楚貪已不復顧二穆之兵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四萃四面晉人從

之楚師大敗王夷師替夷傷也吳楚之子反死之鄭

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

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

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

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

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

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言楚亦不以爲意今在晉矣晉

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

木懼言謂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叔鳴逆之椒

伍舉子傳言聲子有辭伍舉所以得反子孫復仕於楚

子產論尹何爲邑襄三十一年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杜氏曰爲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否

尹何年少子皮曰原吾愛之不吾叛也愿謹善也使夫往而學

焉夫亦愈知治矣夫謂尹何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

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以政與之猶未能操刀而使割

也其傷實多多自傷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之愛

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

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製裁也大官大邑身之所庇

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言官邑之重多於美錦

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

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貫習也若未嘗登車

射御則政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

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

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

庇身也我遠而慢之慢易也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

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

不足自知謀慮不足謀其家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

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

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

以能為鄭國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

子產論晉侯疾 昭元年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

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

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

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

尋用也后帝不臧后帝堯也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丘

主祀辰星辰大火也商人是因故眾為商星商人湯先相土封

祀辰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大夏今晉陽縣唐人是因以服事

夏商唐人若劉累之等一系其季世曰唐叔虞唐人之

君曰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邑姜武王后齊大公之

叔虞之弟女懷胎為震大叔成王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帝天取唐君之名將與之唐

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

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叔虞封

晉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

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金天氏帝少皞裔也玄

駘能業其官纂昧之業宣汾洺宣洺洺水官之長障大澤障障

以處大原大原晉陽也帝用是之封諸汾川類沈

妣蓐黃實守其祀四國今晉主汾而滅之矣滅四國

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

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崇之有水旱之災則崇祭山川之神

若臺駘者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崇

之星辰之神若實沈者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

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言實沈臺駘不為君疾僑聞之君子有

四時朝以聽政聽國政書以訪問問可夕以脩令念所

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宣散勿使有所壅閉湫

底以露其體湫集也底滯也露靡也壺茲心不爽而

昏亂百度茲此也爽明也今無乃壹之時也同四則生疾

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內官嫡御其生不殖也殖長美

先盡矣則相生疾同姓之相與先美矣君子是以惡

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

慎也壹四時取同姓二者古人所慎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辨別今

君內實有四姬焉同姓姬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

者弗可為也已為治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

叔向曰善哉盼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

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無禮

而好陵人怙富而平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

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按子產能知實沈臺駘為

推晉侯之疾不歸之鬼神而歸之飲食哀樂之間則

可謂明理而非但博物者也晉侯獨以博物目之豈

知子產者邪。是時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

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感

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

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

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煩手

淫聲悖埋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

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

非以惰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

聲滯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

為五節過則為苗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

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

內熱惑蟲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

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

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

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苗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

王不能禦吾是以去也醫和之言與子產略相出入故附此

祁午戒趙文子

昭元年

會于甄

經元年春王正月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

歸生鄭卒虎許人曹人于甄

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

盟楚人得志於晉

杜氏曰得志謂

今令尹之不信諸

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

恐楚復

子木之信稱

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

詐請兼甲

况不信之尤者乎

楚重得志於晉晉之耻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

七年矣

襄二十五年始為政

再合諸侯

襄二十五年

六年會

三合大夫

襄二十七年會于宋三十

服齊狄

寧東夏

襄二十八年齊侯白狄朝晉

平秦亂

襄一十六年秦晉為成

城淳于

襄二十九年城杞之淳于杞遷都

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

侯無怨夫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耻

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

言然宋之盟子木冇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

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僭不信非所

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穠是藂

穠耘也藂苗為藂穠彼驕反藂音古本反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言耕鉏不

必獲豐年之收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自必

信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詩大雅信賊害人也能為

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尹

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舊書宋之盟書楚

舊書加于牲上不歆血晉人許之

沈尹戌論楚無信七年

楚卻宛之難國言未已楚氏曰

中祭祀也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厥其莫

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左尹卻宛也中厥其

陽令戍也感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

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說人也

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尋

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温惠共儉有過成

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通無極也也今又殺

三不辜以興大謗三不辜謂子惡子常及子惡幾及子矣子而不圍

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

而不愆位具新有君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

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

其惑也子常曰是尾之罪敢不良國九月己未子常

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鄢將師為行領與費無極比
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與費無極比
子惡欲飲子常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令
子好甲兵子出之晉陳楚大夫皆郤氏黨

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唯諸門左無極謂令

尹曰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令尹使視郤氏則

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遠令攻郤氏

且蕪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

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子惡

郤宛字令終陽句子晉陳楚大夫皆郤氏黨

史墨論季氏出君昭三十

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

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
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
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
侯為日父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
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

常奉杜氏曰奉之無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

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詩小雅言高三后之姓於今為

庶主所知也三后虞夏商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三三

之道也乾為天子震為諸侯而在乾上君昔成季友

相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謂之曰生

有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

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為

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交魯文公薨

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魯政在季

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

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名爵號

展禽論祀爰居國語下同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二日爰居雜縣也東門城東門也

臧文仲使國人祭之韋氏曰文仲不知以為神也展禽曰越哉臧

孫之為政也越迂也言其迂夫祀國之大節也節制也

而節政之所成也言節所成也故慎制之以為國典典法也

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加益也謂以祭鳥益國法也夫聖王

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謂五帝殷契周文也以死勤事則

祀之殷真水死周是也以勞定國則祀之虞幕夏杼殷甲微周高圉

也王能禦大災則祀之是也能扞大患則祀之殷湯周武是也

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也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烈

山炎帝之號也起於烈山為厲山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柱

祀之草實曰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夏

與謂禹也棄能繼柱之功自商以來祀之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共工氏伯

之問有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其子共工之裔子句龍也佐黃帝為土官

九土九州之土也后君故祀以為社社后土之神也黃帝能

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黃帝少典之裔子帝軒轅也命名也顓頊能脩

之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帝高陽也能脩脩黃帝之功帝嚳能序三辰以固

民固安也帝嚳黃帝之曾孫玄囂之孫嶠極之子帝高辛也三辰日月星也謂能次序三辰以治曆明

時教民緣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堯帝嚳之庶子陶唐氏放勳也

也均平也儀善也舜勤民事而野死舜顓頊之後六世有

苗死於蒼梧之野鯀汜洪水而殛死鯀誅也鯀顓頊之後禹

百川績用不成堯用鯀之子羽山禹能以德脩鯀之

功絲功雖不成禹亦有契為司徒而民輯契殺之

能敬敷五教輯和也冥勤其官而水死冥契後六世孫根圍之

職而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湯冥後九世主

民除其邪謂放稷勤百穀而山死稷周棄也勤播百

毛詩文王以文昭文王漢易又有文德武王去民之

穢穢謂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賈

中云有虞氏舜後在夏穀為二王後故有禘郊宗祖之禮也昭謂此上四者謂祭天以配食也祭昊天於

十五小五十三

園丘曰禘祭五帝於明堂曰祖宗祭上帝於南郊曰郊有虞氏出自黃帝顓頊之後故禘黃帝而祖顓頊舜受禘於堯故郊堯禮祭法有虞氏郊禘而宗堯與此異者舜在時則宗堯舜崩而子孫宗舜故郊堯耳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虞夏俱黃帝顓頊之後也

故禘祖之禮同虞以上上德受以下親親故夏郊鯀也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

宗湯舜當為魯字之誤也禮祭法曰商人禘魯魯契父商之先故禘之後鄭司農云商人宜郊

也周人禘魯而郊稷魯稷之父稷周始祖也祖文王而宗武王

此與孝經異者商家祖契周初時亦祖后稷而宗文王至武王雖承文王之業有伐紂定天下之功其廟不可以毀故先推后稷以配幕能帥

虞氏報焉幕舜之後虞思也為夏諸侯帥也杼能顓頊有虞氏之祖也報報德之祭也杼能

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杼馬後七世少康之子上甲

徵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世湯之先也高國大

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高國后稷後十世公奭之子也大王高國之曾孫古公亶加之以

也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典法

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

人所以為民質也質信也以其有德於民而祭之所以信之於民心及天之

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植也植長也五

行五祀金木水火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謂九州之中名

山川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

國典難以為仁且智矣夫仁者講功講論也仁者心平故可論功也

而智者處物也處名無功而祀之非仁也言鳥無功不知而

而智者處物也處名無功而祀之非仁也言鳥無功不知而

不問非智也今亥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

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六風冬煥爍爍所避也文仲聞

柳下季之言柳下展禽之邑季字也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

可不法也使書以為三策策簡書也三策三卿卿一通謂司馬司徒司空也

卻叔虎論伐翟祖

獻公田見翟祖之氛韋氏曰翟祖以名氛被歸寢不

寐欲伐翟祖也卻叔虎朝公語之對曰牀第之不安邪抑

驪姬之不存側邪公辭焉出之謂曰今夕君不寐

必為翟祖也夫翟祖之君好專利而不忘其臣競諂

以求媚其進者壅塞其臣競諂故進者則壅其塞其

距違其遠去者則距違其君也其上貪以忍其下偷以幸有縱君

日其言臣有冒上而無忠下冒批冒言貪也君臣上下各厭

其私以縱其回民各有心無所據依以是處國不亦

難乎君若伐之可克也吾不言子必言之士為以告

公說乃伐翟祖

范文子論戰

鄢陵之役晉伐鄭荆救之欒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

下軍欒武子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唯厚德者

能受多福無德而服者眾必自傷也韋氏曰不義而疆其弊必速

稱晉之德諸侯皆叛國可以少安唯有諸侯故擾擾

焉凡諸侯難之本也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

距非聖人不有外患必有內憂盍姑釋荆與鄭以為

外患乎諸臣之內相與必將輯睦今我戰又勝荆與

鄭吾君將伐智而多力息教而重斂大其私暱而益

婦人田暱近也私近謂嬖臣也大謂增其祿也婦人愛妻也不奪諸大夫田則

焉取以益此諸臣之委室而徒還者將與幾人徒室也與

辭也幾人戰若不勝則晉國之福也言必多也若勝亂地之

秩者也亂地亂故地也秩常也其產將害大盍姑無戰乎藥武

子曰昔韓之役惠公不復舍邲之役三軍不振旅其

之役先軫不復命晉國固有大耻三今我任晉國之

政不損晉耻又以違蠻夷以重之雖有後患非吾所

知也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福無所用

輕禍無所用重晉國固有大耻與其君臣不相聽以

為諸侯笑也盍姑以違蠻夷為耻乎藥武子不聽遂

與荆人戰於鄢陵大勝之於是乎君伐智而多力息

教而重斂大其私暱殺三郤而尸諸朝納其室以分

婦人於是乎國人弗蠲蠲潔也遂殺諸翼葬之翼

東門之外以車一乘翼故晉郤匡麗氏也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

而立其左右欵以督章夷羊年長魚婦為卿故殺三

郤長魚婦又以兵劫驪書中行偃將殺之公不忍而

復其位魯成十七年冬厲公游于匠麗氏藥書中行

成厲公之所以死者唯無德而功烈多服者衆也

叔向賀韓宣子憂貧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韋氏曰上大夫一卒之田欒書為晉上卿

而不及其官不備其宗器宗宗官器祭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

使越子諸侯越發也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

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栢子驕泰奢侈貪欲無節也

子藥書之略則行志略犯也則法也假貸君貲也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栢之行而備武

之德懷子栢子之子盈也可以免於難而離栢之罪以亡于楚

亡奔也夫卻昭子昭子卻至也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

其富寵以泰于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于絳不然夫

八卻五大夫三卿三卿卻錡卻至卻犇又有五人為大夫其寵大矣一

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

吾以為能其德矣是以貧者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

之不足將弔不暇何有責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

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栢叔以下嘉

吾子之賜栢叔韓氏之祖曲沃栢叔也栢叔生子萬受韓以為大夫是為韓萬

郵無正論壘培

郵無正論壘培

郵無正論壘培

郵無正論壘培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年氏曰墮壞也壘荀寅士

吉射圍趙氏所作壘壘也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

壘擊尹鐸往而增之以增高其壘因簡子如晉陽見壘

怒既不墮又增之故怒也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辭請

不可曰是昭余讎也郵無正進無正晉大夫曰昔先

主支子少釁於難文子簡子之祖趙武也釁猶離也難謂莊姬之讒趙氏見計從

姬氏於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為公族大夫也有恭德以

升在位在卿也有武德以羞為正卿正卿上卿也有溫德

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刑典常也而去其師保在

官故無師保也基於其身以克復其所基始也始更也之於

及景子長於公宮景子文子之子簡子之父未及教

訓而嗣立矣亦能纂脩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

德以學子學教也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

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

父兄同宗之子皆疏之以及此難荀士夫尹鐸曰思

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為師保吾何

為不增言見壘培可以戒懼是以脩之庶曰可以鑑

而鳩趙宗子鑑鏡也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

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為人矣微無也以免

難之賞軍賞也言見戒而初伯樂

與尹鐸有怨

伯樂無正字

以其賞如伯樂氏也如之曰子免

吾死敢不歸祿

祿所得也

辭曰吾為主國非為子也怨

自若焉

若如也怨自如也

壯馳茲智趙簡子

趙簡子問於壯馳茲

韋氏曰壯馳茲晉大夫蓋吳人也

曰東方之士

孰為瘡

瘡賢也

壯馳茲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

賀對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

亡也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

人吾是以賀

按壯馳茲之言名言也故雖簡亦錄後章故此

士茁論智氏之室

知襄子為室美

韋氏曰智伯瑤也

士茁父焉

士茁智伯家臣智伯曰

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

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

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

成三年而智氏亡

左史倚相規申公

左史倚相廷見魯公子

韋氏曰倚相楚左史也子

臆不出左史請

舉伯楚大夫也

子臆怒而出曰

女無亦謂我老耄而合我而又謗我

八十曰耄左史

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微子若子方壯能經營百

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承受事也於是不給而何暇得

見給世也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武公無傷公之子共伯之弟武

公和也猶箴傲於國曰自知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

者無謂我老耄耄令我必耄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

聞一二之言必謂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

之規旅賁勇力之士掌執戈楯位宁有官師之典中

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倚几有誦訓之諫誦訓工師

間謂宁師長也典常也倚几有誦訓之諫所誦之諫

書之於居寢有誓御之箴誓近臨事有誓史之道戒

几也祀也誓樂大師掌詔吉宴居有師工之誦師樂師工

凶史太史也掌詔禮事宴居有師工之誦誓也誦

諫也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御進於是乎作

懿戒以自儆也懿讀及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子實

不叡聖於倚相何害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皇

暇食惠于小民唯政之恭文王猶不敢惰今子老楚

國而欲自安也以禦數者王將何為禦止也數者謂

人臣尚如此若常如此楚其難哉難為治子亶懼曰老

之過也老子亶名也乃驟見左史

藍尹亶告子西

子西歎於朝藍尹亶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與哀殯喪於是有歎其餘則不君子臨政思義飲食思禮同宴思樂在樂思善無有歎焉今吾子

臨政而歎何也子西曰闔閭能敗吾師柏舉之戰闔閭即

世吾聞其嗣又甚焉韋氏曰嗣嗣子夫差也甚謂政德過於父也吾是以

歎對曰子患政德之不脩無患吳矣夫闔閭口不貪

嘉味耳不樂逸聲目不淫於色身不懷於安朝夕勤

志恤民之羸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賞有過必峻有

不善必懼是故得民以濟其志今吾聞夫差好罷民

力以成私好縱過而翳諫一夕之宿臺榭陂池必成

六畜玩好必從夫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子脩德以

待吳吳將斃矣

議論四

右春秋諸臣論諫之辭凡十有八事皆告

甯嬴論陽處父不没左傳文五年

晉陽處父聘于衛及過甯嬴從之杜氏口甯晉邑

及温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

明柔克沈漸猶滯溺也高明猶亢爽也言各當以剛

周夫子壹之其不没乎陽子性純剛天為剛德猶不干時

相順寒暑况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言過犯而

聚怨不可以定身剛則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

以去之為六年晉殺處父傳季文子論齊侯無禮文十五年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

來朝也杜氏曰此年夏朝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

禮執王使而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

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

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詩小雅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

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詩周頌言畏天威于是保福祿不

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

行無禮弗能在矣為十八年齊

劉康公論成子不敬成十三年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

口劉康公王季子劉成成子受昭于社不敬昭社

二公不書其不加秦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

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

程正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朱文

公曰中是恰好道理思按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故

凡動作禮義威儀皆有自然之準則過之非中也不

及非中也所以然者以其有定命也命出於天一定

而不可易雖欲違之行乎動作以身能者養之以福

言禮義以理言威儀以著於外者言能者養之以福

養威儀不能者敗以取禍呂成公曰福本自有故是

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

其命矣和氣其不反乎為成肅公卒瑒張本

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王情過歸告王曰晉侯

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情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

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德之興也不敬則禮不行禮

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宣十五年晉侯使趙同獻

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天替

天奪之魄矣原叔趙同也成四年公如晉晉侯見公

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

怒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十三

年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卻氏其

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卻子無基且先君之

嗣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禘而情棄石命也不

士何為襄十年齊高厚相太子光會諸侯將社稷是禘

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禘而

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二十一年會諸侯將

齊侯律侯不敬我向日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細

也禮政之與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

以亂也二八年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身之不

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弟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產送

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己心將得死

乎二十八伯有無疾於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於黃

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行行

之賴蕩真諸宗室李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愚按

子產論伯有為厲

昭七年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

曰襄三十年鄭人鑄刑書之歲二月在前或夢伯有

殺伯有言其鬼介而行也介甲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有壬子六年三月

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此公孫段豐氏黨壬寅及

日三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此公孫段豐氏黨壬寅及

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此年壬寅公孫

良本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

之乃止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襄十九年鄭殺子孔子

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

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孔不為厲問洩子產曰說也

為身無義而圖說伯有無義以妖鬼故立之恐惑民

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民不可使知之

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

晉趙景子問焉景子晉中軍佐趙成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

曰能人生始化曰魄魄形既生魄陽曰魂神也

精多則魂魄彊物權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

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強死不病

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

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厚抑諶

曰最爾國最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

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良霄魂魄所而強

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傳言子產之博敏朱文公曰劉

子服景伯論黃裳元吉昭十二年季平子立

而禮於南蒯南蒯

將發云杜氏曰蒯南蒯之子季氏費邑宰

伯有為厲事其窮理甚精

南蒯枚筮之

杜氏曰不指其事況卜吉凶

遇坤

坤上坤下

之比

坎曰黃裳元吉

坤六五爻辭

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

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

不然必敗外疆內溫忠也

坎險故疆坤順故溫疆而能溫所以為忠

和以

率貞信也

水和而土安正信之本也

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也

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

言非黃

下不共不得其飾

不為裳

事不善不得其極

失中

外內

倡和為忠

不相違也

事以信為共

率猶行也

供養三德為善

三德謂正直剛克柔克也

非此三者弗當

非忠信善不當此卦

且夫易不可

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

夫易吉之卦

此卦謂黃裳元

從下之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從

參美備

吉可猶有關也筮雖吉未也

有闕謂不參成○又襄九年和姜薨於東宮始

往而筮之遇艮之八爻曰貞謂及之隨隨其出也君

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元體

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

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

幹事然則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

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可誣也謂元不靖國家不可

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貞也謂貞而姦不可謂貞有

德者隨而無咎我皆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

咎乎必死於此也我皆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
後之儒者未有及之者故朱文公取之穆姜雖非賢
婦然亦能知利貞之指故附焉
閔子馬論學
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
杜氏曰原伯魯周大夫
與之

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

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國亂俗壞言者適多漸大人

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患者以惑其意

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學則皆壞苟且於是乎下陵

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殖生

夏也言學之進德如農之殖苗日新日益。又襄二

十三年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擇子立之以公

鉏為馬正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然禍福無

門唯人所召為人子患不孝不患無所其父命何

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茲回不軌禍倍下

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立恪居官次國語閔馬父曰

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

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

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四在昔昔

曰先民九此皆名論也故附此章氏曰馬

子大叔對趙簡子問禮昭一十

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

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

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經者道地之義也義者

亓民之行也行者人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夫之

明日月星辰因地之性下剛柔生其六氣謂陰陽

明用其五行金木水氣為五味酸鹹辛發為五色黃

赤白黑章為五聲宮商角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滋味

過則是故為禮以奉之制禮以為六畜馬牛羊五牲

彘鹿麋三犧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之犧以奉五味為九文謂山龍

火粉米黼黻也華若草華藻水草火書火粉米若白米黼若斧黻若兩已相矣傳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

六采畫績之事雜用大地四方之色青與白赤與黑文與黃皆相次謂之六采五章以奉

五色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集此五章以奉

成五也之用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解見二為

君臣上下以則地義君臣有尊卑法地有高下為夫婦外內以經

二物夫治外婦治內各治其物為父子兄弟姊妹甥舅

以象天明六親和睦以事親父若教星之

為政事痛力行務行其德教務其時要禮之本也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

殺戮雷震電曜天之威也聖人作刑獄以象類之為溫慈惠和以故

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此六者陰陽風

之氣兩晦明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為禮以制好惡喜

過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于

好怒生于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

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

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協和簡子曰甚哉禮之

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經緯錯居以相成者民

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由曲直以赴

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曲直以簡子曰鞅也請

終身守此言也鞅能守此言故終

三十九示二十七

羊舌職論用士會宣十六年

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杜氏曰鐸辰不書留吁之

屬三月獻狄俘獻于王也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

會將中軍且為大傅代林父將中軍且加以大傅之官黻冕命卿之服大傅孤卿

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

人稱舉也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

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言善人居位則無不戒懼善人在上

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

之謂也

仲尼論賞仲叔于奚成二年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杜

曰齊伐魯還相遇於衛地良夫孫林父之父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

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言無以答君若知不能則如

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闕文失新築戰事石成子曰

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成子石稷也衛師已敗而孫良夫復欲戰故成子欲

使須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墮

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我於此止且告車來甚

新築人救孫相子齊師乃止次于鞫居鞫居地新築

人仲叔于奚救孫相子相子是以免于奚守新築大夫既而

人賞之以邑賞于奚辭請曲縣軒縣也周禮天子樂宮縣四周諸侯軒縣闕

方繁纓以朝許之繁纓馬師皆

仲尼聞之曰惜也不

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器車服名爵號

君之所

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車服所以禮以

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

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叔孫豹論不朽襄二十四年

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

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甸之祖自虞以上為

陶唐氏

杜氏曰陶唐堯所治地太原晉陽縣也然虞之世以為號故曰自虞以上

在夏為

御龍氏

謂劉累也

在商為豕韋氏

豕韋國名

在周為唐杜氏

杜

二國

晉主夏國為范氏其是之謂乎

晉為諸夏盟主范氏復為之佐

言已世

為興家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休非不朽也魯

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言之謂乎豹聞

之大上有立德

黃帝堯舜

其次有立功

禹

其次有立言

周任臧文仲

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

宗枋

枋廟門

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上人者不可謂不

朽傳善穆叔之言

大叔論甯喜置君

襄二十五年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

之杜氏曰大

曰烏呼詩所謂我躬不祀皇恤我後者

大六十一

大五

三二五

小六十一
審子可謂不恤其後矣

皇暇也詩小雅言今我不能自容說何暇人念其後乎謂審

子必身受禍不得恤其後也

將可乎哉殆必不可丑君子之行思其

終也

思使終思其可

書曰始而敬終終

以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念審子視君不如

奕棋

奕圍棋也

其河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

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

之可哀也哉

審氏出自衛武公及喜九世也

子罕論向戌去兵

襄二十七年宋向戌善於子又生吾於令尹子木

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餘見後合晉楚之成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

杜氏曰宋君稱功加厚賞故免死之邑

也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

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

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

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

材金木水

民並用之廢一

不可誰能去其兵之設

也聖人以興

武亂人

以廢謂紂

廢興存亡昏明之

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

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

投之

左師辭邑

向氏欲攻司城

子罕左師曰

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

之子邦之司直詩鄭風樂喜之謂乎樂喜子罕也善其不阿向成

何以恤我我其收之也詩恤憂向成之謂乎善向其

過

論公子圍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蔣掩而取其室杜氏曰遂掩二十五年為大司

馬申無字曰王子必不免無字善人國之主也王子

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也且司馬令尹

之偏偏注也而王之四體也

之體以禍其國無一件大焉何以得免

子羽論諸大夫譏公子圍昭元

國齊國弱宋向成衛齊惡陳公子招蔡我孫婦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魏傳三月甲辰盟

楚公子圍設服離衛杜氏曰設君服二人執戈叔孫

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似君鄭子皮曰二執戈者

前矣禮國君行有二執戈者在前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

公子圍在會特繹蒲為王殿屋屏蔽以自殊異言既造王宮而君之雖服君服無所怪也楚伯州

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聞諸大夫譏之故鄭行

人揮曰假不反矣言將也伯州犁曰子姑憂子誓之

欲背誕也襄三十年鄭子誓殺伯有背命放誕將為國難言子且自憂此無為憂令尹不反戈

子羽曰當璧猶在微而不反子其無憂乎子羽行人

棄疾事在昭十二年言棄疾有當璧之命圍雖取國猶將有難不無憂也齊國子曰吾代

二子愍矣國子國弱也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犂圍此冬便篡位不能自終州犂亦尋為圍所殺故言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言以憂生可勝

樂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齊子齊惡言先知為備雖有憂難無

所損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共承

命不能知其禍福晉樂王鮒曰小是之卒章善矣吾從之小

詩小雅其卒章義取非唯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下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從斯義故不敢譏議公子圍退

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綏而婉綏切也譏其似君宋

左師簡而禮無所臧否故曰簡樂王鮒字而敬字愛

犯凶人所子與子家持之子子皮子家持之言無所取與皆

保世之主也齊衛諸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

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

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

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開憂兆也言以知

物其是之謂矣物類也察言以知禍福之類八年陳招殺大子國弱齊惡當身各無患

叔向論楚令尹不終同上

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杜氏曰問將能成否對

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言可成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

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安於勝君是彊而不義不義

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

詩小雅褒姒周幽王后幽王取焉而行不義遂至滅亡言雖赫赫盛彊不義足以滅之令尹為

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懦弱也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

虐滋甚滋益也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疆取取不不

義而克必以為道以不義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為

三年楚弑襄王傳

晏嬰叔向論齊晉昭三年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既成昏杜氏曰許昏成晏子受禮

受賓享之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問與

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不知其他

為陳氏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棄民不恤齊舊量豆區釜

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豆為區區十六

斗四升釜十則鍾六升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

矣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為豆五

家量貧而以公量收之貨厚而收薄山木如市弗加於山

魚鹽蜃蛤弗加於海賈如在山海不加貴民參其力二入於公

而衣食其一言公重賦歛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三老謂

壽下壽皆八十已上不見養遇國之諸市履賤踊貴踊刑足者履言刑多民人

痛疾而或煨休之煨休痛念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

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

四人皆舜後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胡公四人

陳氏之先將有國其先祖鬼神已與胡公共在齊叔向曰然雖

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言晉衰弱不能征討

救諸侯公乘無人卒列無長百人為卒言人皆非其人非其長庶民罷

敝而宮室滋侈滋益也道殣相望餓死為殣而女富溢尤雙女

寵之家民間公命如逃寇讎樂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

阜隸八姓晉舊臣之族也阜隸賤官政在家門大夫專政民無所依君曰

不悛以樂惱憂惱載也改也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言今至

讒鼎之銘讒鼎名也曰昧旦不顯後世猶怠昧旦早起也言風

與以務夫顯後世猶懈怠况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

問何以免此難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盼聞之公室將卑其

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盼之宗十一族唯羊

舌氏在而已盼又無子無賢子公室無度無法幸而得

死言得以壽終為幸豈其獲祀言必不得祀

孟僖子語大夫昭七年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

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杜氏曰苟能禮者從

之及其將死也二十四年孟僖子卒傳終言之召其大夫僖子屬曰

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僖

年三十五聖人之後也聖人般而滅於宋孔子六代祖

督所親其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弗父何孔

祖宋閔公之子厲公之兄及正考父弗父何曾孫佐戴武

何適嗣當立以讓厲公

文五

宣三人皆三命茲益共三命上卿也故其鼎銘云考

鼎朝之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俯共於偃循牆

而走言不敢亦莫余敢侮其共如是人亦饋於是鬻

於是以餽余口於是鼎中為饋鬻其共也如是臧孫

紇有言紇武仲也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

達人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

沒得以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說南宮敬叔

皆僖子而學禮焉以定其位知禮則故孟懿子與南

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

子是則是效詩小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叔向論楚克蔡昭十一年

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

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

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

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孫棄疾帥師圍

蔡傳言楚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

蔡侯獲罪於其君謂弑父而不能其民不能天將假

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所聞之不信以幸不可

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

而遂縣之事在八年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

大二十七十一小三

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

東夷而隕其身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桀為仍楚小

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

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是如天其有五材

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金木水

者為物用父則必有敝盡盡則棄捐故言無

拯拯猶救助也不可沒振猶沒不可復振

叔向論楚子干得國昭十三年也楚公子比

哲公子棄疾皆共王子靈王弟也靈王弑立

子干奔晉子哲奔鄭至是國人欲靈王觀起

召三子歸子干為王子哲為人子棄疾為司

馬棄疾使人恐二子曰王至矣二子皆自殺

棄疾即位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

止焉乃大有事於羣望而所請神擇於五

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云矣

位不其寵棄矣父既民無嗛嗛焉非令國無與焉無內

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又不亦是乎皆庶對曰齊

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衛姬齊有鮑叔牙賓須無

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公為外主齊相出奔莒衛有

國高以為內主國民高氏從善如流言其下善齊肅

齊嚴也肅敬也不藏賄清不從欲欲施舍不倦施舍猶言求

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

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言篤生十七年有士五

人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

大司空季子五士從出

腹心

子餘趙襄子犯狐偃

有魏犢賈佗以為股肱

魏犢魏武子也犢五人而

說四七賈佗又不在本數蓋叔向所賢以馬楚王享之秦伯納之

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

謂樂枝卻穀二狐突先軫也齊妻以女宋贈

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

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

干共無寵子國有與主無以死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

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

傳言子干所以蒙弒君之名棄疾所以得國

仲尼論政寬猛

昭二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

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

人者以立社稷乃備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如密

堙壁於大室之庭使五人者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射加焉子干子哲皆遠之平王

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細平王即棄疾也

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

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

宣子謂棄疾親恃子干共同好惡故言如

市賈同利以相求

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

言棄疾本不與子干同好則亦

不得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

寵須賢人而固有人而

無主二也

雖有賢人當須內主為應

有主而無謀三也

謀策有謀

而無民四也

民有民而無德五也

四者既備當以德成

子干在

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

晉楚之士從子

干游皆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親族無憂而動可謂

無謀召子干時楚為羈終世可謂無民終身羈客在

亡無愛徵可謂無德楚人無愛王虐而不忘靈王暴

自亡畏忌將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言楚

子干以弑靈王終無能成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

城方城也時穿封戌既死棄疾并領陳事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

不以私欲違民事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先神謂國民信之幸

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常壁有民二

也民信令德三也無苛寵貴四也貴妃若常五也集

季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言之子干之官則若也

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狎輕則多死焉故寬難難

治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

人於萑苻之澤杜氏曰萑苻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

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

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悞悞則糾之以猛糾猶猛則

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詩曰民亦勞止汜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

以寬也詩大雅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母

從詭隨正詭人以謹無良謹勅式遏寇虐慘不

畏明糾之以猛也式用也過止也慘曾也言為寇虐

大百六十五

治

之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柔安也邇近也遠者懷附近者

各以能進則王室定又曰不競不綵不剛不柔詩般頌言湯政待中和競強也

也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

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子產見愛有古人之遺風

未必實始存之

沈尹戌論子常城郢昭二十三年

楚囊瓦為令尹杜氏曰囊瓦子常也城郢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城矣今

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德及遠天子卑守在諸侯政卑

諸侯守在四鄰鄰國為守諸侯卑守在四竟裁自慎其

四竟結其四援結四鄰之國為援助民狎其野狎安也二務成功

春夏秋二時之務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

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不獲守四竟

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在僖十八年民棄其上不亡何

待夫正其疆場脩其土田險其走集走集邊竟之壘壁親其

民人明其伍候使民有部伍相為候望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

其交禮交接之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懦弱也耆強也完其守備

以待不虞文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詩大雅無

武文四君皆楚先君之賢者士不過同方百里為一同慎其四

念念也聿述也義取念爾祖考則述治其德以顯之

小二百四十六百八十一

竟猶不城郢今王數圻方千里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言守若是難以為安也為定四年吳入楚傳

仲尼論晉鑄刑鼎昭二十九年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杜氏曰趙鞅趙武孫也荀寅中行荀吳之子汝濱晉

所取陸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今晉國各出功

計令一鼓而足因軍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

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

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齊其業

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

秩之官為被廬之法僖二十七年文公蒐以為盟主

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棄禮微

尊貴何業之守民不奉上則上失業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

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范宣子所用刑乃夷蒐之法也

夷蒐在文六年一蒐而三易中軍帥若之何以為法

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蔡史墨即蔡墨中行寅為下

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

氏焉易之亡也范宣子刑書中既廢矣其及趙氏趙

孟嘗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鑄刑鼎本非趙鞅意不得已而從之若能

脩德可

子西論夫差將敗哀元年

以池禍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盍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

於相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

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

不崇壇平地作室也器不彤鏤彤丹也鏤刻也宮室不觀觀臺也

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選取堅厚不尚細靡在國天有

菑癘癘疾疫也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

後敢食必須軍士皆分熟食不敢先食分猶偏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所

甘珍非常食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弊死知

不曠見曠棄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易

今聞夫羞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嬪嬪

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

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為二

仲尼論用田賦哀十

季孫欲以田賦兵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疋牛

故言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三發

卒曰卒終也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

仲尼不對不公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

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

丘十六井出我馬一疋牛三頭是賦之常法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

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
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文章正宗卷第五

程